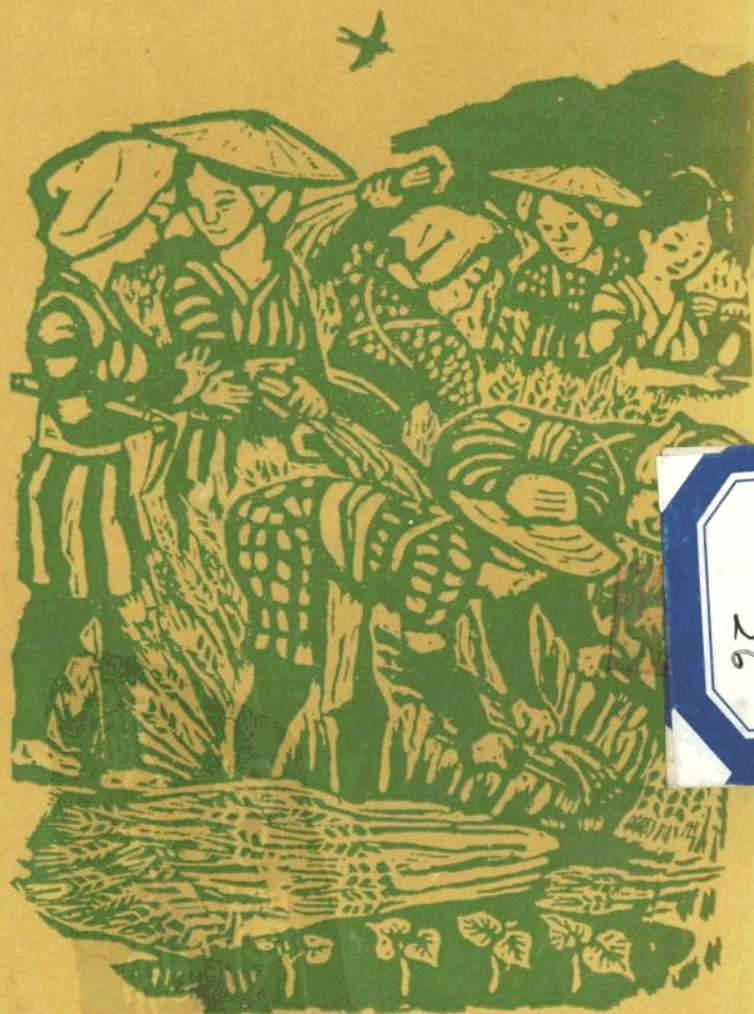


世界文叢

泛濫

(日) 黑島傳治 著



目 錄

兩分錢·····	一
過節前後·····	九
豬羣·····	二五
泛濫·····	四二
波動的地價·····	九六
風雪西伯利亞·····	一二六

兩分錢

—

這是陀螺流行的季節。弟弟藤二不知從哪兒找到了健吉玩舊的陀螺，用兩隻手掌挾住一根把頭打扁了、插在中間作軸心的三寸釘，使勁地搓。可是他因爲手頭上還沒有多大氣力，不管怎樣用力，那陀螺也只是站起來轉那麼一會兒，馬上就倒下來了。健吉從小就是個死心眼的孩子。他把陀螺擦得通亮，買回來的時候，用一根三寸長的釘子把那根像細鐵絲一樣的軸心換了下來。這樣就轉得快，比賽起來能夠贏。雖說這是十二三年前的東西，可是，沒有一絲裂縫，發着烏黑的光，沉甸甸的，看來木頭是很硬的。當時他給這個陀螺浸了油、打了蠟。這陀螺比起現在店鋪裏賣的，那木質可大不相同哩。

可是，它越重，對藤二來說就越難轉動。他在門口木板地上轉來轉去，足足弄了大半

天，可總是轉不好。

「媽，給我買根陀螺繩吧！」藤二纏着媽媽說。

「問問你爹，叫買嗎？」

「他說行啊。」

媽媽不論做什麼都很小器，貧窮是使她這樣的一個原因。儘管她答應去買了，可是還要到堆房裏去查看查看，是不是真沒有健吉用剩的舊繩子。

河岸上的這個小小村莊的孩子們，都跑到廟堂前面，一齊轉起纏着新繩子的新陀螺。兩人一對地碰陀螺，比輸贏。孩子們把這玩藝叫做「高茲茲利高」①。他們把繩子纏好，用力一抽，陀螺就像定住了似地轉起來。兩個人一塊兒轉，然後再輪換着讓自己的陀螺去碰對方的，直到有一個陀螺嘰地停住。先停住的，就算輸了。

「只有我自個的這麼黑，這麼舊，陀螺也買個新的吧！」藤二跟媽媽鬧着說。

「陀螺有一個，不買也行啦。」媽媽說。

① 陀螺相碰時發出的聲音。

「不，都這麼黑啦……人家都是新的。——」

健吉覺得自己從前玩過的陀螺並不壞，就說：

「傻瓜，這陀螺還不好！」他不知怎的總有點捨不得給弟弟錢去買陀螺。

「嗯。——」藤二一向是哥哥說什麼就信什麼的。

「你那個多好。跟別人比一下看，誰也比不上它！」

談到這裏，藤二覺得舊陀螺也可以了。可是當母子倆去買繩子的時候，藤二在店鋪裏却眼饞似地摸弄着木盒裏的五顏六色的新陀螺。

媽媽一面在看雜貨鋪老板娘拿出來的陀螺繩，一面說：

「藤呀，別這麼摸弄人家鋪子裏的東西呀。瞧，給你那黑手弄髒了吧！」

「不礙事，摸摸沒關係的。」老板娘親切地說。

幾十根繩子剪得整整齊齊，一般長短，只有一根比別的短一尺，那是在剪成段的時
候，剩下的不足尺碼的一段。

「多少錢？」

「一毛錢一根，買那根短的，就算您八分錢吧。」

「八分錢——」

「嗯。」

「那就要這根短的好啦。」

於是，媽媽給了一毛錢，找回來一個兩分的銅幣。不知怎的，她就像掙一兩分錢似地那麼高興。

當她催促藤二回去的時候，藤二却還在摸弄着盒裏的陀螺。從旁邊看來，他真是捨不得放下似的。可是也不敢說出想買的話，就跟着媽媽回家了。

二

鄰村廟前的廣場上來了個跑鄉村的摔跤班子。孩子們成羣結隊地都瞧熱鬧去了。藤二滿心巴望也能去瞧瞧。可是，現在家裏正在忙着收割，牛棚裏的牛也駕好了套，圍着屋子中間的大柱子團團轉地拉着磨。這也得藤二看着。

「看牛，真討厭！」藤二異乎尋常地表現了厭煩。他把陀螺繩套在堆房屋檐下的柱子上，兩隻手拉着繩子的兩端。

「那麼去趕麻雀吧！」

「不。」

「你這麼鬧怎麼行！粉也得磨，麻雀也在吃稻子啦。」媽媽帶着生氣的聲音說。

藤二掉過身子，好像跟柱子拔河似地，面對柱子拉着繩子。過了一會，他悄聲說：

「人家大伙兒都去看摔跤啦！……」

「咱這麼窮的人家，哪裏有空呀！」

「不，」藤二很失望地這麼說着，越發用力去拉繩子。

「這麼拉，要把繩子拉斷啦。」

「不，這繩子比誰的都短。」

「拉也拉不長的呀！——這麼拉，你要倒栽過去的啊！」

「不，會拉得長的。」

正在這個當兒，爸爸從外面回來了，瞪了藤二一眼說：「藤啊，吵些什麼？」

「你瞧，挨罵了吧！——好，趕快去看牛吧。」媽媽乘機這麼說，然後，自己上地裏去了。

爸爸把小麥倒在磨眼裏，看了看溫馴的牛在那邊一面瞅着人，一面慢騰騰地拉着磨。他就走了。

藤二叫媽媽買了繩子，就跑到孩子們中間去和他們一塊兒玩陀螺，玩着玩着，發現了自己的繩子比別人的短得多，心裏覺得委屈。拿起一頭來比一比，自己的繩子真是比誰的都短。他剛滿六歲，和那些上了學的大孩子們玩起「高茲茲利高」來，總是他輸。他覺得繩子越短就越要輸。於是，他想，倘若從兩頭拉一拉，就會拉長的，那麼，不是就和別人的一樣了嗎。因此，他就不停地去拉他的繩子。他一邊看牛，一邊把繩子套在屋子中間的柱子上，兩手捏着繩子的兩頭，一心一意地想把繩子拉長。這時候，牛在他的背後團團地轉着圈。

三

健吉正在割稻，去看摔跤的孩子們成羣地回來了。這些孩子一路走一路轉着陀螺。

健吉他們接着又割了一會兒稻。不久，太陽眼看就要向西邊落下去了。三個人就各自扛些稻捆往家裏走。

「牛棚裏怎麼一點動靜都沒有啊？」

「是呀！」

「藤二上哪兒玩去了吧？」

媽媽放下稻捆，往牛棚裏一瞧，嚇得她聲音顫抖地叫了起來：

「健，快來！」

健吉扔下稻捆，趕忙跑過去一瞧，只見看牛的藤二倒在昏暗的牛棚裏，頸項折斷了，滿頭是血。一隻手還捏着陀螺繩哩。

黃牛一動不動地，好像守着孩子似地，駕着套站在那裏。夕陽穿過竹窗櫺照在牛的眼

瞳上。兩隻蒼蠅嗡嗡地在牠身旁飛着。

「畜牲！」爸爸抓起挑稻捆回來的六尺長的棍子，整整打了黃牛三個鐘頭，好像該由黃牛承擔一切罪過似的。

「畜牲，你幹的好事！」

牛嚇得吐着泡沫，在小屋裏轉來轉去的逃着。

牛套給打毀了，六尺長的棍子也打斷了。

從那以後，三年過去了。

媽媽一想到藤二便說：

「那時候讓他去看摔跤的就好了！」

「不給他買那麼短的陀螺繩就好了……他把繩子套在柱子上拉的時候，拉脫了一隻手，栽倒了，給牛踩死的。不給他買那樣的繩子就好了！省下兩分錢又有什麼用啊！」

想着，想着，她不住地直掉淚……

過節前後

一

農民們因爲莊稼活幹不完，七月裏沒能舉行盂蘭盆會。從十年前，官家就叫用陽曆，因此，伊勢出版的或高島易斷所出版的曆書，都已不刊載陰曆。儘管這樣，他們憑着月亮的盈虧，還是知道日期的。

一進六月就割麥子，從麥楷上打下麥粒，篩淨，曬乾，裝進草袋子，已經是七月了。而且，還要在中秋節前後，種完小米、黍子、玉蜀黍和芝麻等夏熟作物。雖說是梅雨的季節，田地已吸收了足夠的水分，但只要七八天不理它，就生滿雜草，威脅着珍貴的農作物。

農民們是不想拋開這樣的莊稼活，來舉行盂蘭盆會的。因此，無論如何也得進了八月才能夠跳舞、上墳，或是寬心休息幾天。

等到莊稼活稍微空閒下來，村裏的青年和姑娘們，每天晚上都集合到廟前的廣場上來練習孟蘭盆舞。廣場中央搭起一座樓臺，在那裏領唱，或敲鼓、彈三絃等。

健二每天晚上到海邊乘涼的時候，都順便繞到廟前的廣場來瞧上兩三次。

聚集在廣場上的主要是年輕的、還在上學的姑娘們。她們圍着樓臺排成一圈，手持涼扇翩翩起舞。一位中年舞蹈教師和三四個助手，在矯正姑娘們的姿勢，或是舞給她們看。中央的樓臺上，青年們在領唱、在敲鼓。那裏掛着一盞百枝光的電燈。

姑娘們穿着普通的衣裳，面龐和頭髮都沒有修飾，但在電燈光照耀之下却顯得格外標致，粗布單衫裹着的豐腴的肌體，都似乎歷歷可見。雖說是還在練習階段，來瞧熱鬧的已經不只健二一個人。醬油廠的青年工人們站在鐘鼓樓前面放肆地品評着姑娘們的容貌。

鄉村的夜晚太寂寞了，而且分外悶熱。健二平常都是吃過晚飯就睡覺的，但近來爬進蚊帳也很不容易睡着，只覺得蒸籠般地悶熱，滿身油汗。而且，看過一次舞蹈練習，發生了興趣，就接二連三地跑到廣場上去。看熱鬧的總有二三十人。

舞蹈是花樣繁多的，除了村裏的傳統節目之外，還跳「摸泥鰍」和「鴨綠江調」。姑

娘們有時放下扇子拿起籠筐來，有時扛槳入場，作出搖船的姿態，伴唱和鼓點，也都隨着舞蹈改換着調門。

「若是穿上漂亮衣裳，正式表演起來，可就更要好看得多啦！」

看熱鬧的人們嘴裏叨咕着，眼睛入神地望着從眼前舞過的姑娘。

二

還有四天就是孟蘭盆會。姑娘們新裁了舞衣，期待着愉快的舞蹈之夜的來臨。

但是，一天早晨，村裏的人們發覺××銀行儲蓄所關了門，公告說要停業一個月。夜裏睡得遲，健二感到頭裏暈沉沉的，早上懶得起身，今天，剛好沒人來喊他，就一夜直睡下去。他的房間在離開正房很遠的倉房旁邊，窗下就是京吉的家，他是作大米、麥子、木柴和肥料買賣的，一個正直謹慎的人。健二正在被窩裏朦朧地睡着，京吉不知從哪裏騎着自行車急急忙忙地回來，和別人高聲談論着。看情形是發生什麼急事了，他們的談話從窗子清楚地傳到健二的屋裏來。

「健二，起來啦？」

他正睜着眼睛躺在被窩裏發呆，父親忽然異乎尋常地從外面拉開紙拉門把頭伸了進來。

「噯。」健二爬了起來。

「聽說是銀行倒閉啦，你去瞧瞧光景吧。」

「不會倒閉的。」

「不，說是已經關了門嘛。」父親眨着眼睛。「——可也說不定還能從後門領出錢來哪，把這個帶着去試試吧。」說着，從懷裏取出存摺來。

父親將近六十歲了。從十三歲上死了祖父，他已經在繼承下來的田地裏勞動了五十來年。種莊稼的收入是微乎其微的，家裏平常吃的都是麥米飯，而零星地節省兩毛錢、三毛錢，存在銀行裏。現在，忽然說是這麼積蓄下來的錢，由於銀行倒閉而化爲泡影，這當然是個很沉重的打擊。

「快到孟蘭盆會啦，取不出錢來，拿什麼開銷呀！」他在健二的屋子裏站了一會兒，

連聲歎息地說。

「這麼一來，村子裏可要大亂啦！」

「今年的孟蘭盆會，連頓麪條都吃不上啦！」父親認真地說。

從窗下的京吉家裏，傳來更爲焦灼的談話聲，他家裏有錢，是村裏人衆所周知的。

「存的錢不給退，就把銀行的桌子、或是門板搬回來！」

從窗子向外一望，只見京吉的母親，蓬鬆着蒼白的頭髮站在門口叨咕着。

京吉的老婆身穿薄薄的夏布衫兒，揹着裸體的幼兒，和婆婆並排站在京吉面前。

「搬了桌子或是錢櫃來，那連利息都不夠呀！」

京吉完全陷於無可奈何的境地了。

「這羣銀行的壞傢伙們！……人家辛苦了一個大秋攢下的錢，給他們毫不費力地騙了

去，總會有報應的！」

婆婆齜着染黑了的牙齒，高聲喊叫着。

吃過早飯，健二帶上父親交給他的存摺，走到商店鄰毗的街裏來瞧銀行的動靜。健二根據過去的經驗來判斷，銀行雖說是停業一個月，但決不會真的滿了一個月以後便開門付款的。所以，首先就得有個精神準備，即使存款可以歸還，也不知道到什麼時候才能實現。因此，健二很耽心，放暑假回家來的弟弟，九月裏開學回東京，學費還沒着落哩！

村裏只設有××銀行儲蓄所，農民們要存款，不是送到鄰村的三等郵局去，就得存到這個儲蓄所裏，其他就再沒有別的法子了。郵局，在存款時很高興受理，等到取款時，不是說非得本人去取不可啦，就是說取款單寫得不對，百般刁難。因此，人們多是到這個銀行儲蓄所去存，當然，離得近也是一個原因。平日，他們連一些數目微小的零用錢都節省下來存到銀行裏去，——這麼一來，也就更驚惶不已了。

銀行儲蓄所緊緊地關閉着鐵門，有四五個人站在前面望着告示，或者從玻璃窗往裏張望，有的甚至扒着窗子想撬開拉門。

頭上纏着手巾的小個子，咚咚咚地用力敲打着窗子。

「你們這麼着急，這裏也沒放着帳本和錢哪！」一個看來挺機靈、不大好對付的傭人從屋後走了過來。

「那麼，你說是怎麼回事？」

「昨天晚上，什麼都拿到總行去啦！」

「畜牲！騙子！」頭纏手巾的人咬牙切齒地叫着，「你他媽爲什麼看着他們拿走呀？」

……該狠狠地揍你一頓！」

他揚起胳膊來逼近那個傭人。

「噯噯，好麼，爲什麼挨你的揍哇！」傭人跳着退了幾步。

「健二，是真地不支錢啦？」似乎和傭人很熟的伊兵衛家的婆娘，親切地走了過去。

「噫！」

「不過，噯，你說屋子裏沒放着錢嗎？」

「沒有。」傭人從後門走進屋子裏去，婆娘跟定了他。